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四 隋書

唐 特進 曲城 魏 徵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鳩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

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李穆李敏梁睿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劉昉鄭譯柳裘皇甫績盧賁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

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旣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與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並叅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于義陰壽竇榮定源雄豆盧勣賀若誼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拆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梁士彥字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史臣曰梁士彥字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

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綱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高頻蘇威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輿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

平南國底定叅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
布堯心舟楫是寄監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
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
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
無猜豐克終厥美雖未可叅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
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
首應旌命綱緦任遇窮極榮寵乂處機衡多所損益
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躰非弘曠好同惡
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
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
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
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
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李德林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
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
美時無與二君臣躰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
言也

河間王弘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

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
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
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
位居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滕穆王瓚道悼王靜衛昭王爽蔡王智積

史臣曰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際又不相
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
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
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
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眚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
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高祖五子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
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
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
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
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自古廢嫡立
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
深戒哉

趙熒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蘇孝
慈李雄張熒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
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
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
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
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熒
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審之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
鍾或入處禮闈或出搃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
周暨隋勲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
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
名節自立忠正見稱審之神情開爽頗為踈放文城
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
其利博哉

楊素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
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
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

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
莫居其右覽其竒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
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
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
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
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
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
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卒爲蛇畫足終傾國本
俾無遺育宜哉

牛弘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
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
能尚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
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
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千紀犯義以墜家風
惜哉

宇文慶李礼成元孝矩郭榮龐晃李安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
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
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鼎

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慙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侃言

長孫覽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展躰資英武兼包竒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韓擒賀若弼

史臣曰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儼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

卷之二十四
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剋剋干城難兄難弟矣

遼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史臣曰長孺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畧摠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孺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

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伍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瓜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克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

彭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

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巖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杜彥高勦介朱敞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陳
穎周搖和洪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勦死亡之際志氣慄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介朱敞幼有權竒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也

盧愷令狐熙薛胄宇文弼張衡楊汪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簣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旣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

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慮思道李孝貞薛道衡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從橫金聲玉振靜言楊摧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宦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煬帝三子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踈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爲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後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畧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宇文述郭行

史臣曰謇謇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彧趙綽裴肅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私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

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標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火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闢篡之風焉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

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
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
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
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
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
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
節之士矣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齋麥鐵杖沈光來護兒
魚俱羅陳稜王辯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
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
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
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
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
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
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
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
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
可稱矣

周羅喉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恭

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史臣曰羅喉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恠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榮

毗陸知命房彥謙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榕桷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叅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棖楠亦北辰之衆星也

虞世基裴蘊裴矩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叅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

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宇文愷闇毗何稠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王劭袁克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

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異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
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
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密裴
仁基

史臣曰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
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
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
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
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
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與王而義協人
謀雄方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
大柳陳項之季孟歟

誠節傳

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
不拔可謂歲寒貞栢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
豈獨聞彼伯夷懷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
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孝義傳二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孝

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蹟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召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循吏傳二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肯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瞻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酷吏傳二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

刑故雖寬猛相咨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
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
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
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顛隕凡百君子以爲
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
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儒林傳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
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貫旌帛以禮之設
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

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
禮博士整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
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竒雋厚賞諸
儒京邑達乎四方藝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
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
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
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
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
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
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

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摺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息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

綴之於此篇云

文學傳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黼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岷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

難兄弟矣

隱逸傳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曠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寘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藝術傳二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竇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外戚傳二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伴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墮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列女傳二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

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妹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南蠻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寔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高祖

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其心遠夷志求
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
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
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宇文化等傳二

史臣曰化及庸懷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
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
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爲亂階
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爲戎首或親行鴆毒豐深
指鹿事切食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
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
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
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四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五

唐書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判祕閣廬陵歐陽修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祖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
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
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
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
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

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寢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猷隋亂而

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太宗

贊曰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高宗

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爲惡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

可不慎哉

天后

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氏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

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睿宗玄宗

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肅宗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卽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而獨睿宗上畏大戒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德宗順宗憲宗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
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買
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
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
而方鎮愈疆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
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自吳元濟誅疆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
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較而
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
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也昔
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
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爲亦可以悲夫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
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
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
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
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
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傳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燹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懿宗僖宗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卽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哀帝

贊曰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

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志

禮樂志

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

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爲禮義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

事舍人王留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脩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祕書郎脩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

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
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故慎重則
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
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天文志

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
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
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

五行志

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
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
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
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
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
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
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
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
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
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
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

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
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
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地理志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
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而
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
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選舉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

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
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
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
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
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
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于國子
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
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
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
官五品蕃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

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美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三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

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

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美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美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

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旣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旣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

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

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識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筭學錄大義本條爲問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二條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筭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問荅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 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辯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

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爲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負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負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

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故采其綱目條理可爲後法及事雖非正後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旣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佗官居職者猶假佗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

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于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

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

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晏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兵志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食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

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刑法志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

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

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
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
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
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
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
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
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輾
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藝文志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
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闕博各
盡其術而怪竒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
竒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
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
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
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
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
其爲職則一也作宰相表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

作方鎮表

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凌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爲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爲長世唐有天下二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

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然其疏戚
遠近源流所來可以考見作宗室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總論

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
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
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
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作宰
相世系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五終

